

# 粵劇與戲曲電影

少年黃湛森是粵劇迷，在打戲釘的歲月，有幸目睹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戲劇革命。在紅線女、馬師曾、任劍輝等大師身上，他親身體驗到各大戲班如何積極回應新型電聲媒體的挑戰，在舞台和銀幕上，改劇情、轉唱腔、換佈景，推陳出新，延續了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經開始了的粵劇現代化的工程。

香港人口八成說粵語，不少演藝，源自嶺南，粵劇順理成章是大眾文化。

1949年之前，粵劇戲班，活躍省港澳。1949年之後，因政局變遷，大部份戲班紅伶，以香港為基地，繼續發展。

黃湛森是粵劇迷，少年時在深水埗區的戲院，見過不少紅伶的身段風采。事後他知道，作為粵劇迷，他活在一個最好的年代（黃霽筆記《記憶中的粵劇》）。

首先，托歷史的福，五十年代的香港粵劇名副其實是眾班聚首，百家爭鳴，由唱腔的多元，到戲班陣容的鼎盛，都屬空前。黃湛森看到的，是最好的。

此外，粵劇本身正經歷劃時代的改革。比起其它地方戲，粵語戲曲本來就門禁不嚴，樂於變通（黃霽筆記《粵曲特色》）。由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，個別粵劇戲班伶人，回應時代，刻意在劇本、配樂、唱腔、舞台佈景等方面，引入話劇、電影和其它地方戲曲的原素，更新戲曲舞台表演的舊貌。他們同時發掘新興電聲媒體的潛力，積極灌錄唱片和製作電影，並因應這些媒體的特性，創造新的表演美藝，將粵劇戲曲逐步現代化（延伸閱讀《璇宮艷史》）。在此，薛覺先和馬師曾是先驅。這個改革潮流在50年代的香港，找到肥沃的土壤。（延伸閱讀《香港的中國音樂》）。

香港人口密集，消費足以同時養活多個戲班。電台的粵劇現場轉播，更隆重其事，將粵曲之聲，接入尋常家。與此同時，蓬勃的電影工業對粵劇帶來極大的挑戰。作為新興的大眾娛樂，電影是粵劇在市場上直接的對手。年輕一輩，追求時髦光影，摒棄老式鑼鼓，令粵劇高速衰落，這在五十年代已經開始。此外，短暫的市場好境，令部份粵劇團隊藝人意志鬆懈，表現因循，演藝停滯不前，及後甚至觸發有志的粵語片電影人提倡清潔運動，要求伶星分家。

另一方面，電影為粵劇紅伶提供了另一個平台，以發展事業，更新技藝，讓那個自三十年代已開始的粵劇現代化工程，行前一大步（延伸閱讀《談香港粵劇藝術的保存和人材培訓》）。黃湛森在這個微妙的歷史關口，遇上粵劇，並且行近戲台，落手落腳，參與這件工程。

他喜歡秦小梨，也看過很多石燕子。他十三歲時在舊居附近的新舞台戲院看到紅線女、馬師曾和薛覺先登台演出，劇團的名字叫真善美，劇目是洋化又日式的《蝴蝶夫人》。團的宗旨，開宗明義，要更新積習，讓粵劇走向現代化（黃霽筆記《紅線女》《三談馬師曾》；相片《粵劇現代化 紅線女與真善美劇團》）。之後黃湛森看了很多紅線女主演的戲曲電影，對她徹底著迷。後來黃湛森成名，變成黃霽，在1980年代跟紅線女再續前緣，一同埋首古曲，逐字逐句，重撰新聲，化成精心演錄的《四大美人》唱片集，延續橫跨四分一世紀的粵劇現代化。

少年黃湛森也試過在東樂戲院遠眺任劍輝的演出。後來，他在大會堂的舞台上重遇任姐。那時黃湛森讀大學，定期蹺課到片場和錄音室幫人合唱賺外快。大會堂那一場，錄《李後主》，他站在任姐身後，聽其開腔高唱，親身體會什麼叫做衝上雲霄。後來他知道，他有份參與並留下歌聲的電影《李後主》，是粵劇現代化的一個里程碑。電影由任劍輝和白雪仙創立的仙鳳鳴影片公司出品，籌備經年，投資鉅大。戲由李晨風執導，葉紹德編劇，它承繼了唐滌生的影響，大量採用了電影敘事的美藝和特色，將戲班和電影最好的東西揉合成一，徹底擺脫了以往大部份戲曲電影那種只靠紅伶開腔，不理電影章法的陋習。（黃霽筆記《任姐音量勝過四個大聲公》《響遏行雲》；影音《驚為天人任劍輝》；相片《粵劇現代化：李後主》）。

那時候，任白之外，還有新馬，紅線女隔鄰，還有芳艷芬，不一樣的功架，同一種劃時代的風範。

黃霽說，粵劇以香港為正宗，而他遇上的，就是這個正宗的黃金年代（影音《香港是粵劇正宗》）。